國朝列卿紀

兵部尚書行實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岳州府華容縣人天順甲申士初內閣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大夏與安福張敷華力辭不就識者已知其有經世之志初補兵部主事郎厭章句於疆埸之事多所討論覈堅弱究虛實審形察勢以自考鏡及歷員外郎晉職方司郎中益侃侃自樹不與世降趨時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希迎者言宣德間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　上然之命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都吏於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故匿

其籍都吏檢之不得數被搒若弗聞者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大夏徐以利害告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聳然降位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小此位不久當屬公矣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利中外震驚謂

癸戰守無虛日每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
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遣人言於尚書其一往見
大夏與詞討之然猶促迫不已乃自求外補尋出為福建參政
初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欲以太僕處之大夏知其故私語
所知曰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
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能今幸登
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
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不能奪擬福建奉　勅
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久耗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謀
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

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數中有一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澀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為妾蠻婦妬忌育以為女也大夏惻然與閔閉在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其欲得之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大夏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本鄉大夏曰回鄉須差軍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汙辱乎乃擇里長兒某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泫然曰后與陸張三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

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踰二年轉浙江左布政會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焉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三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主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尋進左副都御史理院事歷戸部左侍郎弘治丁巳宣大倉塲糧草告乏特 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軍餉瀕行周司徒經謂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大夏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某場缺草幾萬束每石每束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卽欲收糴無處得買也迄止軍民云自劉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踰年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病痊起用歸

家踪跡不出里閈入官所得俸資毋贍族人之貧匱者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勑使臨門卽携之僅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饑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騷騷樂生矣十四年辛酉土官黃理殺嫡謀襲大夏捕理誅之上思州土人黃金因督府徵兵違期州吏目黃文通促之不發乃火其營金怒攻州治焚文通家掠民貲大夏捕誅之壬戌召陞兵部尚書大夏代文升掌本兵提督團營操練遂以安內攘外爲已任申飭將吏昭示紀綱毋於利害可否之際偎偎不容中默十六年癸亥四方奏災異幾甸四五月無雨遂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

端劄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營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大監貪濫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奏上 孝宗一一准行之自是委任益隆思所以重用之矣十七年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李某者求婿近戚以情干於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李榮對曰有 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

天早朝退獨召大夏授一帖子啓視之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
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令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聞如某人
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
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　上乃曰向用
李某誠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六月北虜
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近又燒殺墩軍大同守臣以聞大夏具
奏北虜大衆即今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若寇宣府山
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遊兵在此必與朶顏相通𦍑虜衆於
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峯口或從燕河營不
數十里卽係腹裏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於永平

寄雲三處相機截殺仍揀集順天眞定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
俱切中機宜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逵言於
上乃詔問計大夏曰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乃獲
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
同於　太宗奈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
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止
上益明習國事有大政大疑必召至内殿面與參決嘗召問天下
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
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

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假於上
翼日詔各衛門凡有損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
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問策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
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
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差遣奏入 上可遂勅京營
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於宮門誣大夏 上曰
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怨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及修
清寧宮有 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大夏知工少人多
盖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
於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

意減去人夫即調　旨下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　温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十八年乙丑春召大夏與左都御史戴珊入各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　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　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慊也　上一日召大夏而語曰事有不可行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

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又一日召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託大夏每被　召入廷奏事至

跪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　駕一日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理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之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大夏雖職本兵苟可扶善類存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戶部郎中李夢陽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上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批鎮撫具獄詞以讞有　旨令夢陽復

職他日獨召大夏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
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
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
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撻
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　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
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
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
仁也又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大夏
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
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

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又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飲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仍責令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治辛酉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梟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上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

古云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與晚年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
被占役騰驤四衛軍士投充大漢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甚多議
裁革節省 上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
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四上章請老乃從之正德
丁卯近倖素不悅者謗大夏擯棄勇士節光祿寺供饋激怒於
武宗將及禍大監寧瑾知重之者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
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大學士焦芳劉宇欲中害
之昌言云抄劄大夏可得金數萬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
詞連大夏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校逮之千戶羅某
至廉知其貧雖以酒器爲贐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同

繫者教其行賂爲求生計大夏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於朝堂左都屠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其出獄爲喜貰驢車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都城日氈帽布袍徒步出大明門銜罰頓首乃行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籃進果食亦有焚香寄禱曰願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衆以尚書禮發莫不加禮不欲至配戍大夏曰某有罪不加之誅今又不服役耶披甲持鋭與卒伺又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其何不挈親子姓待行大夏

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寘鐇叛亂赦天下大夏得釋歸八月瑾誅復原官致仕卒贈太傅謚忠宣

言行錄云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叅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所者公必蹙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愛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又云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恩澤者言官糾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恥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 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無所言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廕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內必及爾祖姓名瑾覺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曷今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

而淮愛我一至於是

又云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寄襟意其情切意具切據論田州句云如何禹頃桑麻地天與夷人作戰場雖土官岑濬亦感也出錦衣獄中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緑野談爲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於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詔其永遠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趨黃[illegible]心[illegible]忠 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謫所不忘情也[illegible]詩曰時事何人若變更邊城特戰半

儒生蔡刺劉瑾罪事士大夫有罪多遣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
盤則直述其事曰惡推簿語中州于前度劉郎今已還秦公下
獄充軍事雖出於逆瑾爾橫則發於大學士劉宇也宇河南人
嘗告瑾㧞劉公云
又云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非特
當戒利亦當遠名苟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
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卽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為已也持此以往
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
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彼此上
下之情微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矣往可

洽於而已哉

尚書吳廷舉撰壽藏記云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聞左右貴近元勳戚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玉帶蟒衣元寶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 明詔有周郎英姿湖湘間氣之褒

實錄云公嘗請人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圖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

生履歷書賫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乎之心安焉西涯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

尚書邵寶作前傳云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故墓幾弗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訓燕所教子姓讀書兼力農務嘗命督耕雨中日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又云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淑秦晉議論紆徐而明白切要蠲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昔人所謂其物無競[illegible]

事有爲者不誣也公敭歷中外八遷厥官討寇者三行邊者一
治水者一皆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
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已焉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斯
實錄序云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
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
君實焉是故先民之遺軌也世以爲確論
許進字季升河南河南府靈寶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擢浙江道
監察御史累官戶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致
仕弘治十八年北虜寇大同戕二遊擊將軍事勢急迫科道復
交章奏薦六月　武宗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

命兼理部事疏辭且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允凡差官守取者三行巡撫都御史催促者二正德丙寅四月始覲 闕下復具疏辭不允五月廷臣會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未幾命預經筵進乃上疏 上嘉納之詳見吏部進方起廢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事其奏討車船頭目出常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拏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緣房管事進執奏謂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此之比豈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琯總旗韋龍張鑑等各奏稱有拏賊功希圖陞職太監劉[illegible]

亦爲其姪乞官非格不行且請治貴瑄等罪以爲奏擾者戒勳
國公爲言者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國公新寧伯各自陳
乞加品級進曰勳臣乃武職領袖所爲如是何以令人皆請究
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者進呼至部堂
大杖數十郎中林庭㭿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人心然非公
不可也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 內府做工借撥太多頻
致逃亡進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道必於無事時
結其歡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
匠納錢諸弊反覆千餘言章凡三四上有 詔以陳新等五百
餘名收充勇士進極言投進濫收之弊糜費糧食俱宜革退南

京御馬監收養馬騾八九千匹役軍士千名費芻粟鉅萬尚書林文安公瀚給事中牧相奏宜裁減進請准行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邊　成命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沮撓　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九城門多餘內官取回別用毋令夤緣添設曰甦困苦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𠞰軍士額倍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　國家典章尚賴以存者爲多海賊鈕東山爲患東南守臣奏已殄絕進叅勘謂事涉不明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卿臺諫共劾羣倖之罪衆必欲寘之極刑進獨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激也甘露[illegible][illegible]之事

不可不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其先見如此十一月改吏部

尚書詳吏部

霍韜平番始末引曰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孚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善用諜人諜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酋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宜哉 增

閻仲宇字[illegible]陝西鳳翔府隴州人舉成化乙未進士授鹽山知縣鹽地俗鷙戾尚氣力銓司以其僻卒選庸狠者治之故弊紛不可理仲宇審察利病務當乃指摘搜剔必盡滌除乃已監

司賢之檄理隣邑疑獄以明允著稱久之以薦召拜湖廣道監
察御史論事得大體不邀皦皦名奉　勅巡按[illegible]等處用法
嚴絕不貸贓吏久之陞山東副使至則審其所宜興廢躬蚤夜
治文書時時出行部偏州下邑無不有跡所至以洗寃抑摧姦
宄爲務既以勞陞浙江按察使益勁直不習爲縮朒遇事一不
可於意即剛振發溢不自禁尋進左布政使愼出納均傜役周
慮曲畫又解結疏滯常不煩事集浙人安之弘治十一年已未
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時全楚游罹大災設法
賑濟饑民仍具疏乞蠲賦額又永順保靖等處山苗時發扦[illegible]
庭上下水寇攘標爲黎民患各嚴憲禁須竹符檄守巡坐鎮之

杜其往來而楚侍以無虞踰一考召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戴
珊獨振風紀為時表率仲宇協心一德而臺綱肅然十七年小
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兵部奏遣廷臣勑整理邊關糧草缺欠特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餉時沿邊調集延
綏等處游兵軍費不貲仲宇酌盈濟虛未嘗告匱十八年事竣
改兵部與劉大夏尚書許進左侍郎熊繡請邊務商確而行正
德元年進左侍二年陞尚書代許進掌本兵兼督團營因御史
王齊題馬政廢弛欲早正種馬具論先時議者欲併去種馬止
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 祖宗養馬之法不
可廢壞為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騍

馬揀選四歲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在留矮小老弱者賣
價匯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
僕寺官一年二次止點視務要膘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
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遞年有無孳生不必
追究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
解假如有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疋買一疋以地論
之則出於五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舉
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願百姓止養馬馬既不爲孳
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
與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孳益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因

著定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衛額種兒騍馬一十二萬五千匹兒馬二萬五千匹騍馬十萬匹太僕寺所屬府州縣種兒騍馬八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一萬七千五百匹南京太僕寺所屬府衛州縣種兒騍馬三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七千五百匹騍馬三萬匹至今守之不失未踰數月逆瑾欲用劉宇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劉宇字志大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縣知縣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宇心術不端有巧才善結奄竪弘治十八年宣大缺總督吏部尚書馬文升以同鄉薦陞右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兵部尚書劉大夏素薄之因　孝宗召見

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正德二年逆瑾勢傾中外宇附大學士焦芳結瑾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尋轉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加太子少保又託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逆瑾無日不來兵部說關節四司官不附宇者言於瑾必傳　旨令外補故四司官公然依附矣時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爲主考宇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叅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毋過文

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幷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戍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幷巡按御史其南北二京亦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材如果謀略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幷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

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
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
文舉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潢成帖題曰武舉錄
進睿覽　上准行之至今以爲例及欲改吏部通保國公家人
朱瀛搆陷尚書許進以去而擾之詳內閣
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軍籍直隸和州含山人成化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郎中簠簋不飾素結奄竪弘治末
驟陞浙江右叅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巡撫甘肅右副都御
史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地方爲人卑瑣柔佞突
梯滑稽素無善狀因與逆瑾親舊不次超遷正德二年逆瑾專

柄恣横以大學士焦芳爲腹心又引劉宇爲兵部尚書曹元爲右侍郎轉左三年宇改吏部進元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將紀綱紊亂賄賂公行於文事則委劉宇武事則委元凡大小文武官員陞遷除拜皆以賄求及抵任各官浚削民膏以償債負至總兵將領又毒刻軍士慘不可言而國家大權敗壞極矣未幾劉宇與元俱入閣卒之寧夏肇亂山東河南四川江西等處盜賊蝟起雖瑾爲首惡於五年伏誅而劉宇與元猶倖脫天罰僅黜爲民君子猶有餘憾云餘詳内閣

胡汝礪字良弼其先應天溧陽人也祖士眞以醫累謫戍寧夏左屯衞遂爲寧夏人年二十二歲中陝西鄉試成化丁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監理清源芻粟力祛宿弊狡吏莫之敢奸後進郎中丁父喪顓用朱子家禮西夏之人至今倣之服闋授戶部郎中督餉山西不至期歲邊儲告裕北虜犯大同無可與守者冢宰馬公擢知大同適歲旱鎮巡雩禱弗應公痛自省跣足祈求忽大雷雨四郊霑足民爭頌曰此父母雨也於是總戎重臣不東其下毒及兵民乃曰此內韃靼也身痛抑之厚忤重臣遂疏疾求去冢宰用　廷議覆　奏其可大用眞無疾即疾亦可用不可去　敬皇俞之乃卒不去越二年陞順天府丞期年進府尹順天雖首善之地勢族豪右十七其民動遭齟齬礪低昂其間畿甸之內亦有陰受其惠者正德三年遂進戶部右侍郎

敕董宣府邊務尋改兵部左侍郞兼僉都仍蒞邊政拓宣府屯田尋進兵部尚書未任卒於官幼時陳太夫人病目暴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月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爲也爾子之孝爾目爲當愈矣夢覺腫翳漸殺不旬日而愈至爲士事聞祖母酒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弟汝楫同學教愛篤至汝楫舉進士令任丘時以府丞提調順天鄉試匆遽中猶爲作爲政要略一帙寄之其言今視之皆可爲式也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干於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

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於官妻子孤弱遣弟汝用歸其喪父友趙儒死於大學令弟汝楫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昵之合惡乎有終人稱其善與人交孝皇賓天憂形於色入臨必慟絕蔬食別寢二十七日衆謂之爲孝臣與邵寶以文章詩賦相磨切今所遺有竹巖集數卷說者謂逆瑾與屯田嚴刻增地畝以追完積逋爲能亦不免匪人之比云

王敞字漢英南京錦衣衛人少敏警選爲應天府學生有時名提學御史戴珊婁謙俱加稱賞成化庚子以詩經薦於鄉試明年辛丑中會試第三人 賜進士出身乙巳授刑科給事中出

閱四川建昌松藩諸鎮邊務稽處有法軍餉不匱還上便宜六事其一言建昌往時歲起礦夫若干今事既革而夫尚爲權家所占請罷免從之丁未陞工科右給事中弘治戊申　孝宗即阼　賜一品服使朝鮮國其國主令陪臣出女樂燕敞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此其國君臣相顧愧嘆乃遣去己酉陞左給事中充禮部會試同考官辛亥陞都給事中奏减兩京柴薪夫又奏以各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其餘奏疏甚多俱不留乙卯推補通政司右參議丁巳進左參議戊午陞左通政壬戌丁母憂服闋仍爲左通政正德丙寅進通政使初天下奏章皆諸吏分掌出納得緣爲奸至是置大櫃列後堂親

封鑰之弊遂革戊辰以考績陞兵部左侍郎仍掌章奏庚午年
胡汝礪進尚書卒遂歸兵部尋陞尚書命兼督團營敝任本兵
頗勤慎毎選天下官必語其屬曰此皆我 祖宗報功盛典非
倖致者比毋事深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黄選簿在内府印綬
監凡除選入内查對輒爲所難例納賄乃得如期對視請謄付
於部以便選法未幾命兼提督京營戎務 賜蟒衣玉帶夏四
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室寘鐇以叛戕殺鎮巡重臣
傳僞檄召調各路兵馬僞鑄印章封拜其黨以誅賊瑾爲名刻
期將渡河關中震動 武宗命御用太監張永總督軍務涇陽
伯神英充總兵官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往征之先是

陝西總兵官曹雄約會諸鎮將官協謀討賊會靈州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初被何錦賺調入城已而約為內應糾集義兵乘間手斬賊帥周昂并殺其黨遂執寘鐇父子眷屬械繫之執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悉就縛捷聞　詔神英以兵還張永楊一清往撫諭用寧其人及永至寧夏回謀於途必因此除瑾既至京永訴於　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允其奏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産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歸功於永等封張永兄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魏彬弟英為鎮

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梁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各給券世襲廕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中書舍人楊一清仍陞戸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敞加太子少保廕子一人會爲錦衣衛百戸時瑾甫誅乃申明舊章凡瑾所更置盡革之初霸州文安諸處嚮馬强賊生發瑾欲速除之遣御史寗杲於眞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一捕盜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遲奏之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十五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盡日每械係盜賊入眞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

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盜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肝
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聚爲亂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
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
級多寡不旬月而平矣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緝捕已獲齊彥
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刼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
窮民嚮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建議推
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
三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　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
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
兵部徑准施行出是言官爭論敞不職乞速罷黜張永素恍敞

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尋乞休致又四年卒贈
太子太保敞天性孝友母夫人迎居京師以能養聞從子企愛
若己出蔭爲國子監生有犯不與較風神清散若於世故不經
心者然所任以歷官清慎稱之其守亦可取云
何鑑字世光浙江紹興府新昌縣人成化戊子領鄉薦己丑登
進士年非三十以上弗選近侍鑑甫二十八鄉先達有勸增年
者鑑曰未入仕先欺君可乎庚寅竟出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
十萬石運戶攬納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
請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夫共運米一
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洎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回縣稽

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千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船隻無統紀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擾竊浥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雇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刑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府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薯蕷五束茶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巡撫都憲滕昭舉亨剡章交薦銓曹亦以政績卓異閱明年召陞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巡城捕盜時禮部奏度僧道請度者數萬相聚擾惑為非乃建議寢其事禁逐散去丙申巡口北宣同等處時中貴廖鑾協叅將周賢按妖人趙大事

因誣良民受僞署者百餘人以聞 上命覆按失實乃責廖禮等曰妄殺無辜希陞賞論死者止三人徒者四人餘得免奉勑會給事中唐章查盤邊儲錢糧乃論黜監司以下不職者數十人連劾巡撫都御史鄭寧殷謙郎中曾會劉顯馬孝祖董請逮捕繫獄殷謙得倖餘皆置之法時權要子弟以攬納妄繩部運官吏虐出硃串因併論舊部下稗將孟璽胡觀等置於法者四十人餘皆落職邊境肅然戊戌差巡京倉首禁需索逮捕總督太監等麾卒置於法總督怒搆東廠下錦衣衛獄竟亦不能害巳亥巡歷鳳廬淮揚等處鳳陽 祖陵所在禁限綿涉二三百里凡盜寸木坏土者例皆處死充軍守衛者每以法害兵盜

首東禁令許山間巡邏其平原地土聽民樵採留守都指揮馮
勝等與擢拔　勅估龍罔法疏其事於朝三人卒以罪去官開釋
諸寃獄坐死者十數輩辛丑擢知河南府河南商周漢唐故都
多塚墓往往爲民所發下車首嚴禁令人不敢犯屬邑宜永嵩
盧有鑛洞封閉已久　朝廷特　勅大監陳喜同鎮巡開取鑛
曰鑛脉已竭若更起常課是貽吾民以無窮之害也執不聽
上復遣大監梁方開取卒無所得而止甲辰乙巳丙午河南山陝
連值凶歲餓殍流徙相屬請盡出府庫銀兩遣官糴黍豆若干
萬石分賑屬縣且令預收草子充饑復條陳救荒禦災十事具
申鎮巡　奏聞多見施行先有徵完糧稅以災停解至是　詔

獨遣員差官賑濟故屬縣皆有備而內帑救荒之賜總司皆以給親藩官軍俸祿上下賴焉流民死者命於四門設坑塚瘞埋幾七八萬軀遺孩收養濟院三年之間地方狼戾多相食盜賊殺官刼庫檄報紛紜獨河南一郡晏然當道特下鑑荒政於各府以爲式洛陽地方不滿百里稅糧幾十萬鑑以南陽汝寧二府稅糧亦各止十萬餘石何洛陽一縣顧與二府相埒具　奏懇切准照江南折銀事例充數丁未春陞山東左叅政將行軍民老弱號泣攀送南京工部尚書侯瓚薦其存心正大處事公勤宜大倚任弘治庚戌春陞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四川　國初設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易馬永樂以後夷人悉

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松茂邊儲歲苦豪黠攬納弊根牢不可拔悉擿置於法絕其弊遂革壬子冬轉本司左布政使入　覲癸丑春二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江南糧儲巡撫地方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稅糧　國家貢賦仰給東南比年災傷公私困竭鑑訪究弊源以次興革甲寅蘇松大水饑民嘯聚攘寇官不能禁乃以便宜發未起運米十五萬石遣官分投賑卹又曰水旱災傷歷代所不免蠲征散利荒政所不廢乃條陳折兌運折祿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留船料留課鈔開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

賑各屬皆准行之故所在民不知災九月奉 勅同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等港以泄積水衆議費無所出乃請以充軍諸費充焉又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粮使官賴民之力民賴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於論糧加耗不敢更易鑑以小戶多官田而粮重大戶多民田而粮輕遂令有司論田加耗民甚稱便乙卯正月丁父憂丁巳服闋起巡撫山東山東南北要衝接遞夫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弊民不堪命乃度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清德州倉塲權貴攬充納充巡捕官兵倚勢害民悉擒治隸戎籍

者數十人闕里災舊廟金章宗所建規模卑隘爲請於　朝撤
拓增建計工料銀十五萬兩皆取於抽分鈔關不斂於民已未
冬陞刑部右侍郎　命訊周藩大獄復命稱　旨賜羊酒寶鈔
陞本部左侍郎辛酉秋奉　勑同三法司審錄畢四　賜羊酒
冬十一月山東兗州等府直隸徐邳等州大旱奉　勑便宜賑
濟首陳五事一借粮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
價以止無益四寛差役以寛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悉　報
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饑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畫
備至壬戌七月訖事　賜寶鈔以勞之九月奔母喪南還時雨
居憂備知鄉邑利病悉以興革達司府力請施行築長堤以禦

水患請度田以清稅糧減軍需以助夫役革冗員以裕民財改
京運以蘇民困除徭役以節民費減圖里以實版籍請賑濟以
活餓殍併倉廒以便防守修通衢以便往來之類鄉人訢恩感
德相與醵金建祠肖像奉祀乙丑服闋適戶部獻民數 孝廟
按圖數戶以爲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盈而虧宜登而耗弊在
逃亡流移脫漏埋沒 命簡大臣考覈廷舉鑑以刑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清查河南湖陝三省瀕行 孝廟賓天
武宗嗣位復申命鑑乃刊條檄申詳 勅旨二十餘事俾三省各
知遵守自河之南河之北漢之左右窮鄉險道無不躬親巡歷
劾奏委三省藩臬分方任職以督厥成隱藏者首發飛射者難

正流寓者不遣願歸者無禁民從役戎從伍匠竈各從其業聯而爲甲畨而爲里設畸零帶管以待貧弱無所歸依之民於是三省計清過流移逃亡戶四十萬有奇丁口百萬入編籍者戶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丁口七十三萬九千六百竣事而還 賜羊酒寶鈔因疏處置地方十事以聞一曰請官給散戶田二曰處置附籍人戶三曰處置還鄉人戶四曰查理軍匠奸弊五曰嚴戶籍以革脫漏六曰嚴版籍以清里甲七曰嚴禁捕以靖地方八曰專委任以總地方九曰均田賦以安小民十曰設衙門以控地方復歸功於王瓊等一十二人請量加旌擢復陳途中所見軍民利病六事清充支以實京儲處驛傳以袪宿弊足兵

食以備不虞停夫役以蘇民困添佐職以備任用均差操以廖地方奏裡新政秋七月奉　勑會同三法司慮囚　賜羊酒丁卯春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逆瑾擅權內外諸守權貴皆出門下鑑毅然不顧首檢覈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幷操江官員刻制者罷黜隱占者發舉軍中積弊一朝頓革及考選五十二衛所軍政官一以至公請託不行權貴斂手戊辰南京大饑饉瑾幸國災不允賑濟且　勑南京運米三十萬石轉餉鳳陽鑑以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會同內外守備直言辯奏始得停運及差官賑濟已而瑾凶焰益熾附之者紛然鑑未嘗與之一通訊問及刑部都察院長員缺廷論二薦之瑾終

不用其黨錦衣衛千戶張文冕者鑑先巡撫蘇松特以詐僞事
逋置於法後亡匿附瑾朝夕煽禍無所不至竟誣松江官布事
於瑾罰米七百石原籍上納慨然鬻産完之繼又揑闕里修造
事罰米一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所充戶部隨爲乞 恩寬宥
上特命蠲之庚午八月逆瑾文冕伏誅辛未春正月 特詔爲刑
部尚書三月朝見 命侍講經筵讀廷試卷賜通鑑纂要四景
回文詩夏四月當慮囚之期 上命太監張永詣大理寺偕部
院官審囚凡矜疑閱實奏疏悉出其手明允稱 旨賜羊酒夏
五月審録未竟 上允廷議改兵部尚書奉 勑提督團營軍
務賜蟒衣玉帶先是逆瑾煽亂人心積憤盜賊皆以誅瑾爲名

故寧夏初平定之後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李隆朱亮起於畿甸流刼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等處藍廷瑞鄢本恕方四劉烈起於四川漢中荊襄等處李四仔汪成一王浩八起於江西桃源洞華林寨大帽山等險各竊僞號攻陷郡縣屠戮守臣敵殺官軍聲勢張甚　朝廷先已命刑部尚書洪鍾總兵官楊宏往四川都御史陳金副總兵張勇往江西又　命都御史馬中錫總兵惠安伯張偉往直隸山東等處各領兵征討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即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巡撫罷斥舊將都督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

選補軍餘機兵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柵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守黃河斷大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大患詔悉從所議六月八日賊攻破棗強知縣段豸死之遂屠其城破廣平清河南宮故城獻縣而北奏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霸州文安賊聞復遁回山東時馬中錫駐兵德州張偉駐齊東賊衆散而復合去省城咨遛鎮巡三司惟登城覘望莫敢開門發一矢乃劾奏馬中錫張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鎮巡守臣怯懦不職及劾都指揮桑玉受財啓禍通事王永與賊交通皆下

獄桑玉伏誅王永亦斃於獄又請調宣府副總兵許太遊擊將
軍郤永率部下入居庸關駐劄涿州延綏副總兵馮禎入紫荊
關駐劄保定又奏 請兵部侍郎陸完督理軍務凡軍容輜重
山川地里險要一一規畫授以成算賊圍滄州不克進抵霸州
固安京師大震 上御文華門召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
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 上喜
諭曰若等就寫火牌調陸完徑往固安復諭曰朕直言直語卿
等勿訝粗率鑑頓首謝承 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諭
留正陽門鎖鑰賫牌到涿州戒以失誤者斬侍郎陸完方欲領
軍南行而賫牌者適至遂直趨固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咎

兵威之大敗軍威遂振捷聞　賜羊酒侍郎陸完等乘勝進兵許泰敗賊於半壁店郤永敗賊於鑑橋馮禎新至遇賊於曹州迤西東明之裴子岩復大敗之斬賊帥之千戶　上欲遣太監谷大用領兵勦賊鑑與衆議謂陸完屢有捷音非軍威不振但賊奔竄靡常不可得耳今宜益兵四路守截我軍不勞而賊自滅矣　上以有成命竟復遣之初賊自東明之敗各已潰散有益都賊張興張旺者亦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刼掠適主事張嘉謨督續調官軍至遂與郤永敗賊於高麗店殲殪殆盡賊兒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在臨清復奔霸州正陽忽縋城馳報盖賊以十二月朔　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鑑未寢左右

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家奴遞入長安門就記守門中官姓
名遂門遞入司禮監直房轉奏 上知復寫牌傳各門嚴加防
守又縋城賫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人馬兼以常制
駕出南郊分調人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
突處分已定漏下五鼓矣頃之 上命司禮太監召至左順門
問今日 駕可出否對曰 駕當早出以安人心 車駕遂出
迄暮方回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淶水
而南破饒陽蠡縣博野容深澤束鹿覘知祁州備禦有方乃迂
道經攻臨城高邑保安高陽由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
城栢鄉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

務文從陸完督兵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竄
風遁去前太馮禎郤永金輔李瑾張俊成釗追戰敗之渡河溺
溺死者無算時十一月十八日也又明日賊衆萬餘突至復圍
李瑾馮禎營許太與禎瑾夾攻賊失利敗走科道建議請乘此
機會速加陞賞以勵之　上詔可陞賞諸將有差仍加鑑太子
少保已而楊虎劉七分夥自宿遷渡河攻破雎寧靈壁虹縣轉
掠至亳州奪船渡河百戶夏時用火炮擊之舟覆賊帥楊虎與
其黨九人俱溺死部下劉三趙風子邢老虎代領其衆勢復猖
獗入河南境攻破虞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肇裴夏
邑商水舞陽陽武鄢考胙城延津寶豐魯山泌陽息縣光裕等

州縣皆望風奔潰殺戮守土官兵圍燒房屋刼掠金帛發毀墳墓屍骸受禍極慘時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弗支死 親藩及守臣告急鑑建議復於宣府許太郤永大同李鋐遼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干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勦滅而議請 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以前所續調官軍從之山東聽陸完等調用 朝廷賜鑑麒麟服壬申正月二日忽傳報賊仍抵覇州攻圍甚急京師復大震鑑默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遂召郎中汪舉從容如無事時衆竊訝之舉至乃徐與衆別詣部押牌調邊兵之在涿州者亟趨覇州賊聞遁去先

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郤二將追至德州馬不能
進方懼獲罪忽報賊被許遊擊部下擊走東遁矣二將驚喜不
知所爲久之乃知爲續調者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
圍復紓吾輩之罪既而遼東續調官軍亦至十二日　駕出郊
祀禮成上下帖然郤永率續調兵追賊至山東大敗賊帥李隆
於穆陵關隆奔入劉七營劉七怪其反覆斬之遂併其衆復奔
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太等率兵追勦適巡撫郎陽都御史李
士實亦請調湖廣土漢軍兵以備流賊鑑即奏行李士實分委
總兵方壽祥等赴河南會勦時源神周等軍尋亦俱抵汴梁諸
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阻河不能

渡官軍若併力臧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
崇府盤薄久之賊因得渡商水破西華鄢陵偃城扶溝尉氏長葛
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滎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逸我勞副總兵馮
禎戰死賊亦敗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隱匿朝　王誤事情實
止以馮禎陣亡聞鑑劾之徵宗下獄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
總兵仇鉞都御史彭澤分調諸將追勦所斬甚多生擒賈勉兒
楊寡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河南寇平捷聞
上降勑獎勵劉六劉七等乃東入陳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
招遠攻圍寧海潛入海套陸完等復分調郤永許太等諸將會
兵追勦賊潰分作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者李鋐追至臨朐沂

水勦滅無遺其劉六劉七等一隊復北走覇州乃奏調參將郤永許泰統領京軍都御史陸完奪某亦各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乃越覇州徑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南渡黃河由鳳陽入湖廣至武昌擄掠濱江兩岸劉六爲先鋒調防守土兵迎擊溺水死劉七齊彥明益糾合水寇掠九江剽湖口切彭澤等沿江一帶市鎮郡邑往來江上所遇輒遭荼毒陸完統領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抵鎮江時賊已泊舟通州狼山完分布諸將於江西北要害處分捕天道効順撲毀賊舟官軍四面壓之齊彥明授首劉七溺水死寇黨殆盡無復孑遺時都御史陳金尚書洪鍾亦以平江西四川捷報　上論功行賞有差進太

子太保蔭子容爲錦衣衛百戶又特　命進階光祿大夫勲柱
國癸酉江西四川餘孼復起具勅提督巡撫等官請　命都御
史俞諫總兵劉暉赴江西都御史彭澤總兵時源赴四川賊未
平以人言致仕自爲卿佐践上卿在朝多所汲引文臣如王瓊
彭澤俞諫武臣如馮禎許太郤永時源等皆其推薦云
雙溪雜記云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屢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
陸完帶領王事田蘭手招募民兵擾害地方又奏調宣府遊擊
許太郤永大同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入征内地而又令俱聽受
谷大用陸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臨淸駐劄當時以部伍行陣
之兵逐奔逸散走之賊而又牽制於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與

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凡二年始底平定皆李東陽楊廷和何鑑等昧於經國之理處置乖方之所致也正德六七年間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聚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首驅逐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并取所棄財帛以故劇賊得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 勅奬勵谷大用陸完得奬勑十餘次而賊首無一獲者其賊已過而官軍遇及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彬過冀州人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

諸陛寵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殺虜人民不可勝數皆不
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雖劇賊縱兵但得脇從首級則輒紀其
功後賊過江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歸而論
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爲伯陸完加太子
少保廕一子爲錦衣衛百戸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
論陞者千餘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此

陸完字全卿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擢廣西道
監察御史歷浙江副使江西按察使有幹才逆濠獨器重之正
德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宣府逆瑾見其言動遲緩
改南院右僉都御史四年畏瑾威焰納賂於瑾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及璡敗言官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壁風憲之職不報六年霸州等處强賊劉六劉七齊彥明等肆亂都御史馬中錫以玩寇殃民下獄中官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推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時統兵萬餘素未簡閱銳又[illegible]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故京軍屢失利不能速平賊兵部奏令完帶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大擾地方又奏調宣府遊擊許泰郤永大同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入征內地多妄殺平民冒功完不能制後賊過江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歸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為伯完進右都御史尋致

左都御史掌院事八年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完與逆濠歲時問遺不絕濠問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及逆濠輦金寶以佘人臧賢分饋柄事大學士費宏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完不聽竟附錢寧輩題復護衛十年閏四月改吏部尚書詳吏部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進都水司郎中弘治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累官至都御史正德二年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調南京吏部戶

部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左侍郎八年陞戶部尚書瓊在戶部陝西司於泉貨出入數目素熟練故在戶部於邦儲斂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分干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亦調停行之人服其有心計十年改兵部十一年六月加太子太保十二年三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先是左都彭澤在院時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瓊因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果大罵寧由是銜之會土魯番知瓊與澤有隙誣奏澤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瓊因劾其擅命遣使納

幣失信致起邊釁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為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事須再勘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奏上朱寧營內旨除澤名十二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工進三孤初南贛撫鎮非人宄民羣聚為盜焚刼州縣無忌遠近效尤凡在虔楚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瓊薦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請便宜行事衆笑為迂屢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竟覆議報可諸賊由是悉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濠

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瓊知江西寧藩必反召主
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敕書在彼手中
以待他變爾爲我做一題稿來看既成具題敕守仁查處福
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
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建議選兵爲江西
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反南都告急瓊
會衆於左順門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
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項刻覆十三疏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
請命將出師趨南京敕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

史秦金率湖廣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愼防瓜州與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且今南京守備撫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事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濠果不旋踵就擒十五年十月改吏部尚書加少師十六年世廟登極五月以人言謫戍嘉靖七年起兵部尚書兼右都總督三邊十年召還改吏部尚書詳吏部

王憲字維綱山東兗州府東平州人弘治庚戌進士

正德二年陞大理寺右寺丞三年轉左五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六年守制八年起原官撫

治鄖陽十年改撫大同十一年以右副都改撫陝西十二年陞
兵部右侍郎十四年改左宸濠反江西命督粮餉十六年正月
陞兵部尚書兼督團營　世廟登極五月乞致仕許之嘉靖四
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時給
事中鄭一鵬劾憲黨附權倖御史馬録請舍憲別用　上皆不
聽憲簡靜嚴肅將士凜然不敢犯時虜賊千餘由花馬池入寇
黑水苑憲調榆林各路兵合擊之斬首三百餘級捷聞陞　勑
奬勵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衛百戸世襲七年陞南京兵部尚
書參賛機務八年改左都御史掌院事閑住再起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康毅

彭澤字濟物陝西臨洮府蘭州衛軍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爲蘭州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爲先提學淳梁戴公珊甚器重之成化二十二年舉於鄉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少留終場必取高第澤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弘治庚戌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犁然當乎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澤按之當抵罪或爲之賄緣祈脫死時　勑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澤執不可或以　朝廷欽恤意爲言澤曰如死者何竟莫能

尊由是名聞縉紳間刑部侍郎平湖屠公勲應　詔薦之尋以
父老迎養京師弘治十三年以達虜犯邊上攻援三四策當事
者忌之出知徽州府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奢僭條
格井然十五年以守制去民不忍釋正德元年補眞定府政務
寬大不拘小節開廣學校作育人才公事之餘日進生徒講授
不輟鄉有宦官竊政或云當附之澤卽具一棺於堂後曰吾身
豈附人者哉已准擬附諸棺矣卒無患三年陞浙江副使五年
陞浙江參政尋進河南按察使所在砥廉隅而氣槩稜厲各著
聲績六年遷遼東鉄巡撫遂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保定適方來至任値流賊劉六等部下趙風子邢老

虎分兵勢猖獗入河南攻破虞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葉夏邑商水舞陽陽武郾考祚城延津寶豐魯山泌陽息縣光裕等州縣皆望風奔潰殺戮守土官兵闔燒房屋刼掠金帛發掘墳墓屍骸受禍極慘時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弗支死之　親藩及守臣具告急兵部建議復於宣府許太郤永大同李鋐遼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干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剿滅而簡命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阻不能渡官軍若併力壓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　崇府縱游久之賊因得渡商水

破西華鄢陵郾城扶溝尉氏長葛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滎陽滎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逃我勞副總兵馮禎戰死賊亦敗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隱匿朝王誤事情實止以馮禎陣亡聞兵部劾之徵宗下獄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澤與仇鉞分調諸將追勦斬獲甚多生擒賢兇兒楊寡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河南寇平捷聞　上降勅獎勵以功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出征先剿四川漢中劇賊廖麻子喻思俸次征內江縣松藩又次討崇慶州范藻九年蕩平群盜以功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回京任事甫逾月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

璋以土魯番書開且言逆虜所言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　廷議推澤總督川陝等處軍務經略甘肅地方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略不可行請　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追番夷內逐達賊請勑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勑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扞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督戎務俱格不報澤抵甘州值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速送毀來澤以番夷好利可以利啗遣使納幣一千銀

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十年三月奏事寧乞休不允會御史燕澄奏二人總戎務動相掣肘乞取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召澤歸掌院事未幾滿速兒渝盟犯肅州兵部尚書王瓊請勑切責勘究至十二年王瓊劾澤等欺罔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禮部尚書毛澄力救之罷爲民十六年御史楊秉中奏瓊害澤罷免乞起用從人望特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嘉靖元年奏定武舉條格至今行之時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太監趙欽不

法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　旨欽降奏御安置
南京餘黨下吏分守仍推補澤又言近錄定策之功封拜恩廕
大濫乞體念內外諸臣辭免之誠切仍痛革錦衣衛所官員冒
濫之積弊得　旨改命二年澤以科道交章劾其沮塞言路乞
休　旨下卿所論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其安心以副委任
澤又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尚書趙璜欲御徐景嵩私怨僑自劾
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之不能下澤所誣不足
辨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　上曰言官論事朝
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有沮塞澤因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
言頃者僉事史道劾楊廷和嚴旨下之獄至廷和疏辨及彭澤

誣奏則溫旨慰奬諄諄數百言信容說之臣塞敢言之路非
聖世所宜有疏下所司御史朱寔昌言澤因道之奏又緣是爲都
察之法以阻言路是因噎而廢食惡水之汎濫而欲障之也因
論澤當一面之寄則有餘處本兵之地則不足南京科道彭汝
寔等亦以爲言俱下所司澤言團營兵弱亟宜簡練乞改命大
臣一人專其事其聽征兵宜命武定侯郭勛更番嚴練又宜大
山西提督宜改總制易勑與之侍郎李鉞總制三邊勞績頗著
久任則有成功天下兵備必愼選才者不當循資及徒用謹愿
之士　上命澤兼營務其宜大提督仍照原勑陝西事寧鉞取
還朝餘悉如澤議行八月　上命兵部授舍人蔣泰蔣清蔣泉

俱錦衣千戶吳振武愛俱百戶澤上言泰等固皆戚屬但去年已封蔣輪伯爵蔭蔣珊蔣壽錦衣指揮今無故施恩泰等恐恩典太濫不可以示天下得報有旨九月以疾乞休　上以澤老成練達方切重寄不允復屢疏乞致仕　上曰卿先年總制勞績茂著起用以來清忠體國特允所請加少保寫勑獎諭命馳驛還月給米三石人夫四名歲時以禮存問卒謚襄毅

金獻民字舜舉四川成都府綿州人成化甲辰進士除行人司行人弘治四年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明習法律嘗按雲南善處夷方事再按順天益著風采十一年陞山東副使爲天津兵備十五年守制十八年補湖廣副使正德二年陞湖廣按察使本

年謫爲民五年起貴州按察使本年守制七年補山東按察使
八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地方本年回院管
事九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三年陞刑部左侍郎十五年
陞南京刑部尚書十六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嘉靖二
年遷刑部尚書本年改兵部尚書不妨部事兼督團營四年以
哈密事往及還以原職致仕

李鉞河南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嘉靖四年任五年致仕卒贈
太子太保謚康簡

王時中山東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嘉靖五年任七年致仕後
起原職調刑部尚書詳刑部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誕有異表弱齡負巨人之度卓有經濟之志讀書不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數夢與于肅愍議國事於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豪不以動其意也出贅昌化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草中靈芝之鳥中孤鳳之褒弘治五年壬子以書經舉鄉試第二例有司給道理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獨受五十金而行癸丑舉進士歸例得枋其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節棄之去八年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　岐王開國庶務方殷且羣從素驕世寧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即　殿下家法某何敢縱此　朝廷民即　殿下千百年

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衆由是憚其正而服其公及請民間開
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公指畫利害浘娓乃止於獄之小
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民有包相之稱其清里甲均差
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畫具可為法十三年陞南京刑部陝西
司主事抗厲法守帝城威福罕所撓絀西寧侯家訟久更九司
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比至一鞫即得其情云法如是如是特
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愚而直任也訟者感泣而決顧金箔者
富翁也被誣羅織致大辟公亦務求真情辨雪之顧後毋過門
必稽顙而去其不為威富所奪類此十四年應　詔陳邊務十
事而士風國用武備將權尤切時病服則延集同志　講求匡

濟之略十八年敘進山東司署員外郎適 武宗登極實授奉訓大夫復應 詔陳六事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令公用人汰冗費採本達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大臣才具矣機戶顧謙侵官鹽累萬公力正其罪謙[illegible][illegible]不能干逆瑾怒下南道阿奉者出之劾公爲枉黷 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諭配阿奉者公以守正而免於禍焉正德二年丁卯進[illegible][illegible]司郎中時劉瑯守備南京陝西司所轄八衛所武臣有犯至[illegible]輒賂瑯判一狀來云問官有私郎無敢正法及公至知不可搖動絕無撓阻正德三年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夷酋若思明黃文昌羅陽黃房明茗盈李萬榮全茗詳

綮高等欣服惟公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瘠阻兵負固跳梁不
已乃密檄龍英州趙元璀捕之元璀與疾力攻渠魁面縛散其
積以絕之固舊記治夷十事爲代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
祖征公悉贊方略不費一矢擒捕成獄他如平羅陽之爭立定
茗盈之疆土積惡頓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限因民欲建壺
關堅厚閎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僅半載聞內艱去世稱治邊
郡之良者必歸焉六年服闋補寶慶初朝　岷王聞　岷府受
詞勢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併其人送府驗實僞者
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初封校尉僉派
衡永保四府今歸寶慶一府他日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

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錯知府當奏改正王器其直無慍意値巨璫借鎭守至郡縣集夫千且裒金餽之公咸罷之接以常禮鎭守王潤肆橫索公折以法潤斂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寓郡公執之恣射殺民者又執之潤銜深而猶稱公好官云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公類田均糧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大呼曰太守免我糧矣七年陞江西副使兵備東鄉新縣舊賊巢也抄掠爲饒信患公諭禁招捕威信明確擒馘怙亂樂庚二陳邦四董奏免效順王賽一之死旣而遷縣築城經武賑饑民妥然安矣時爲語曰姚源之事三都堂處之而不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嘗調征姚源大盜王浩八提兵深入戰

於裴源山下一旬三捷及征建昌盜以衛　益府征毛坊盜以
援吳參政廷舉皆晨夜馳坑谷冒矢石為士卒先功皆不錄惟
會剿臨川盜預受　恩獎又城廣昌城南豐城三邑賴之會宸
濠志不軌誘受天下亡命為奇邪計適其搆害獨布政岳闚世
寧與鄭周旋且忿公論對峻直迫世寧出討賊世寧亦自是不
至南昌他日宸司檄回賀濠生辰公曰是欲至我而制之也不
往諸守巡亦不往己卯之變竟以是網衆公蓋見其幾云凡寧
府人至撫營私殃民者輒裁以法食息憂慨謂拱默觀變尚稱
按察臣戴面行邪忿發抗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省
城失火延燒萬室其地所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

田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問刑叅吏舉奉成案買
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逼及於窮鄉良民不得安生羣起爲盜臣
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地方之事
益有可慮又言寧王自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奉承
太過乞推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權便宜悉聽計畫區處更乞
戒諭寧王自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與戢下人恪守
禁例凡　王府發放事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地方無意
外之患　九重紓南顧之憂累千餘言事下兵部取　旨移文
寧府令自鈐束其下而已濠至涕泣自咎亦懼且悔矣自世經
厨廝門遞皆置人然覘其廉正不可污乃摘前疏禮樂政令不

出　朝廷詰詔誣爲雌鬪妖言誹謗奏逮之未下公已陞福建
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食毒幾殆蓋濠爲之又嗾其黨巡浙御
史潘鵬遣官挾濠卒誘執之世寧間行會逮繫詔獄刑訊踰年
濠必欲殺之賄用事者抗章言應死者三願死屢矣言官交章
論救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論戍遼東瀋陽中衛十一年抵
遼撫按禮遇之公不就館穀躬履行間講學授徒自業凡四載
十四年六月濠反十五年始宥世宗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十
六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巳行且疏辭適　世廟更化
首批胡某以忠直擢用不准辭遂手疏勸　上修德講學取大
學衍義省覽以光聖德薦編校何瑭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

廷玉堪輔弼及言擒江彬擒宸濠均當論功附宸濠附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牟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正殺身宜示體褒錄撫不讓切當　上心者溢揭甫兩月時松潘背叛議處軍餉令近邊者輸租於邊而縮其額以所縮加內地而勿輸邊勞逸輕重均焉乃疏安撫方略要在用人才增兵將更賞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芒部隴氏請分設長官司兵備官議不可許公疏隴氏裂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爲筠連等縣扼其襟喉從之便樞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爲隴政所殺人服其識又劾退貪虐帥臣張傑太監趙欽蜀境大悅方討滅亂番節孝一族而代者至矣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奔父喪三年　詔

議上睿皇尊號廷臣強諍多被朴除名屬江淮薦饑公免喪家
居上奏曰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
赦羣臣小過使之各陳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綿
皇祖考萬世之祀則　陛下萬世之孝也夫諫者心協忠誠質異
強弱或斃雷霆之下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成之累臣願
陛下謹其後也夫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其事事之皆是老成
執禮一言過當未必其事事之皆非臣願　陛下惟是之從無
以新舊先存適莫於中繼復舉前古治亂關於戚宦宰執者以
規警當時明晝懇直累千言不果上既有議遷　顯陵於燕山
者世寧乞嚴絕憸壬極論遷塟利害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爲

務并前疏並進　上親覽深嘉之自是浸尋大用矣四年起兵部左侍郎公前論遼東熟知東北一帶利病進備邊二十五策復憂時事進言保養　聖躬願慎重藥物獻三經講義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娼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事而好惡休戚禍亂特諄諄多中時忌悉留中餘一論廟制一諫傳陞官一會議於是言者劾世寧啟告密導妄殺之漸公引罪乞骸　上不許　大禮成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於後故僭言大禮於先況屬論定之餘不敢冒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五年　命知武舉言者論列未已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考察留都五

院以下文臣去留多所鑒正五月拜南京工部尚書舊凡轉輸
至者非擭時納有候至數年者乃使謂內監曰如更阻難當別
處耳蓋欲奏徑輸京師也不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艘又福建解
至料銀幾二萬皆赦前已徵者所司以時價不酬欲令加徵乃
疏各省未輸者盡行蠲免而解至者反加徵情理豈堪得請直
輸其銀於京免重困焉七月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治河事宜
及瀕河夫役之苦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舊事覆歸言加太子少
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振擧憲與釐正敝習首疏勸　上當涵
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省察
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論聽言用人言殊剴切　上嘉之俯

持大體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諭立之法申明職掌凡十條最後論執法被誣奪職者復其官　制辭褒美俾中外遵行而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辨矣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宜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知其心識其才若屏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　上是之不禁世學之刑召執政有力焉終不與獄久之更刑部尚書公於重辟擬罪研究情法必允雖奏當論定若不避嫌訪執議懇惻弗但已上嘗感悟納用大璫剛聰與運舟争道誣漕運官兵奪其緞造貢幾倍二千人乃疏不宜擴追空運以起驚惑之心　上是其言竟從寬典至秋聰家僮許聰自私誣衆之罪請上下聰獄抵法

而公言盜信將道官分錄天下罪因事竣公悉審別當否品其勤惰而劾其縱者其因事建明得著爲令者三親屬犯姦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以枉法科贓三也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兵於特彭澤總制楊廷和秉政土魯番因再失利縱反間傾九疇當事者有憾於楊彭二公欲連坐之噈憸人王邦奇聶能遷謂哈密淪陷番達寇暴釁起九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於朝曰世寧可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冤明其決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

免于逮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　命公子純入監讀書是歲冊

也時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齊宿忽風霾異常世寧求黜應變

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

辭言甘肅之危可慮中原兵將殘殺撫衞可慮臣弱才恐負重

狃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

更賞罰御士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以取進止　上

許世寧就職次第議之世寧乃拜命大臣建議銷兵世寧證古

辯今辨其非是議遂格已而土魯番合兀剌入寇我師敗之求

復請釋舊羈番使下兵部計宜者世寧言番夷變詐反覆邊臣

奏報祇悟再舉陳九疇禦虜始末備述　先朝馭夷故實以及

令自闢復哈密利害審究情勢樹久安之宜柄政忌功者中沮之尚書王瓊主道誤復哈密爲任八年春世寧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才三事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才堪統軍禦敵罷曹泰世寧復官後不用世寧亟辭疾不許特暫免其朝參世寧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益多忤世寧雖久容祈請彌懇 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驛歸廩役備給如典世寧歸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世寧再辭疾篤猶力贊 上圖底嗣續容受直言愛惜人才六九年秋九月丙辰卒於家壽六十三 天子聞訃輟朝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諭祭勅有司治塋事 公幼嘗學武精騎射工

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夥賊劫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不爲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憑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功也

典故紀聞曰嘉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上言書曰詞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煩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聽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亘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止勞君父爲治之體豈宜如是乞申勑內外諸司凡事當奏

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删煩就簡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世廟善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庶易省閱增

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己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洛容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歷亂政發怒訴於朝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誰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

肯相依附頫　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眷注云　增

李承勛字立卿湖廣武昌府嘉魚縣人自幼英邁家貧時以經濟自負不與羣儒比弘治癸丑進士授直隸安慶府太湖縣知縣縣俗故囂訟至則招集父老示以禮義於強梗者治之不少假借以其餘力修舉學校考德問業親督勸之又砥身廉介省費薄徭流亡悉集民多碑識然勁氣孤峭人多忌之久之補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廣西司郎中益明習法律多所平反有奸法當坐者雖勢豪不輒撓每日散衙無事與胡公世寧魏公校余公祐以道義相切劘尤究極典故并中外條例興革邊圉強弱與幾得失一一籌算以自考鏡時稱為門

君子會以憂去及服闋仍補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未幾陞江西南昌府知府南昌難治劇賊嘯潴內外孔棘勛深略雄才迎機輒應正德六年嶺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請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勛廣伺諜鑄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二幾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乃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即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勛曰賊之食必掠裴源就積粟請嶺兵自德興南昌兵自浮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遯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勛黨賊嗣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九年

陞浙江按察使事事持大體不理米鹽微事凡貪墨吏雖親故不曲庇或本廉吏而爲毀者所中傷則力爲伸雪之憲紀肅然人不敢犯丙子進陝西右布政使敦本實率以儉約嘗掌藩事力專才贍一時弊政釐革殆盡下和買之令禁無名之役人至今稱之十四年轉河南左布政使十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擄二擾我開原鐵嶺汎河三城極殘破乃修築定遼慶雲古城鎮夷松山紫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又疏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陲稍寧進俸一等嘉靖二年養病四年起南臺五年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六年

召入吏部會新進門新從中沮尼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
論時事本年十二月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
團營加太子太保懲鄭勳驕縱剪其羽翼怨入欲併中端敏公
遂辭營務不允八年改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
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
塞動與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又奏裁各省鎮守
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
者勛侍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嘉靖九年大風書晦　上恐懼
愛詔問勛答曰聖祖有訓謹避胡戎去歲水合北虜盜入河套

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
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不賴又
深入兩邊騷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
殘害急宜繕築設險斷臂絕踵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
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
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守流寓老撾與日歸命請
授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幸
其交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上言宮府一體請官
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隸
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被虜東市斬獲賊皆四衛功以宿衛

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飭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致
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大監曹吉祥諸閹語
塞竟從其議十年致仕卒贈少保謚康惠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十八終